

天长夜短

张新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长夜短

张新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长夜短/张新科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665-2

I. ①天…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2963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65-2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天长夜短 001

偃旗息鼓 077

信人 155

大喷 175

东徐州 207

老满 227

从天而降 257

阿润 289



天长夜短

蔡佐生走出家乡上蔡县医院大门的时候，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他快，跟者也快，他慢，跟者也慢。事态逼着他边走边思量着对策。

在一个水果摊点前，蔡佐生突然收步，然后转过身去，这才看清楚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的老人，背上斜挎着一只绿漆几乎全部剥落的军用水壶。见蔡佐生停下来，老人不但没走，反而三步并作两步往他面前赶。

“你要干什么？”待老人走到跟前，他说出了憋了半天的话。

老人脸上马上堆起了笑容：“俺说小兄弟，甬害怕！恁看看俺这个鳊儿巴老头，没有胡汉三的横肉、座山雕的獠牙，不像《看不见的战线》中的老狐狸那样狡猾，更不像偷袭铁道游击队的冈村队长那样张狂！能把你咋着？”

好家伙！一句话串拎起三四个电影人物，蔡佐生心里很是一惊。他的话使蔡佐生在回忆起不少形同鬼魅但耳熟能详的电影角色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打量面前这位身体枯瘦，脸上胡楂儿长短不一的老人。

蔡佐生刚要开口进一步探问，没料到对方抢了个先：“你这人穿西服扎领带，和县城里的其他人不一样。从你进医院门到出医院门，俺一直跟在后面。你去了住院部五楼看了个病号，在走廊里与三个大夫进行了交流，没错吧？”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蔡佐生有点沉不住气了。

“俺兄弟，急个啥！先听完俺下面说的话，中不中？”

水果摊前人多，看来一句两句没个完。蔡佐生向前走了十来米，在空旷的地方停下脚步，老人也哧溜一下贴了上来。

“你面正额宽像郭建光，不是吃官粮定是为人师长；走起路来呼呼挟风如李向阳，你小时候要么撵过野兔子，要么就是经常深更半夜跑片场；上楼时一步三个台阶那劲头一点不逊瓦尔特，瓦尔特保卫了萨拉热窝，看来今后你一定能镇守北京城防；在病房里你招待六方，机智赛过渡江侦察的李连长。你能文能武，前途无量啊！”

这声音、手势、神情咋有些熟悉哩？蔡佐生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来。

“兄弟，俺给你算上一卦，不会误你事，只能成你美。说得不对你只当听了一堆屁话，说得对你也甭掏钱，只要……”

原来是个算卦讨钱的。

蔡佐生否定了自己脑海中的联想。没等老人说完嘴里的下半句话，就扭头走开了。约莫二十多米后，他回头望了一下，算卦者木鸡般地呆立在原地……

蔡佐生向系里请了五天假，路上三天，在家只有两天。母亲的病情稳定后，他马上就得回校。县城没有火车，搭火车要到百里外的邻县西甸。蔡佐生姥姥村子里的发小、现在县城开出租车的胖子建国执意要送他，路上话不知怎么扯到了医院门前的算卦老头，蔡佐生正要描述那天的情景，胖子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你十年八载才溜回来一趟，咋也撞上老侯了？”

“老侯？”蔡佐生怔了一下。

“看看，你这大学教授，整天一门心思研究马尾巴的功能，老家的人和事你都扔到爪哇国了。就是小时候经常在咱们附近几个村放电影的老侯啊。”胖子边说边抱怨地对他挤了挤眼，漫不经心地把烟

屁股从车窗里扔了出去。

“我原来一直挺服气老侯，但这几年他那脑子好像被驴蹄子踢着了一样，有病。隔三岔五从村里走十几里到县城新华书店和医院门口，专堵那些三四十岁以上看起来有文化的人算卦，说是算卦，算个屎卦！哪个算卦的像他不要钱？！他是找人陪他喷喷那些老掉牙的电影，心里头过过干瘾罢了。”胖子新点一支烟前，又冒出这么两句。

“原来真是那个老侯！”从去外地上学到现在，十几年了，蔡佐生一直没再见过他。这次是个机会却失之交臂，一路上蔡佐生内疚不已。

蔡佐生家附近几个村镇所有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当中，说不出过去几任书记和镇长姓名的人很多，不认识电影放映员老侯的几乎没有。其实老侯也不姓侯，有人说他姓肖也有人说他姓马。过去他放电影时，由于片子经常不能及时送到，老是让人看了一半候着一半，老是这般候着，大家就把放电影的他叫“老侯”了。刚开始遇到重要场合，还偶尔称他老肖或老马，时间久了个个都叫老侯了。小时候，蔡佐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乡下跟着姥姥住，开始东奔西窜跑电影片场时，老肖或者老马被叫作“老侯”已经好多年了。

—

上蔡县是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电影放映队的，离休后被县长抓差当县志编撰小组组长的佐生父亲后来回忆说。

专员公署的红头文件讲，远在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日夜牵挂着淮河流域群众的文化生活，特地给县里配备十六毫米放映机和发电机各两台，要求县上成立两个电影放映组，每组的正式编制数三个：放映员一人、发电加维修工一人、运输员毛驴一头。

全县推荐上来了十名放映员人选，要从中选出两名，刚刚二十

岁的老侯是候选人之一。负责选拔的成员有两个是公署派来的，剩下的三个是县委书记、县文化站站长和佐生父亲。佐生父亲当时是县城高中的校长。

老侯读过五年私塾，那年头大小也算个人物，所以敢留三七分头，这不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底气。五十年代人们像唐朝一样以胖为美，老侯不胖，可老侯也不瘦，谁家的孩子瘦说明谁家的家底单薄一点，老侯家的成分是中农，家里三间茅屋里有一张饭桌、两把椅子、三台土炕、四床被子，不能算单薄。老侯一米七五的个头在十个人中，中等偏上，形体上，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老侯”却和“老猴”一样，一个字那叫“精”。选拔那天，老侯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支金星钢笔别在上衣口袋里，笔帽上镏金的挂钩让考场上的白炽灯灯光一照，冷不丁地会冒出一束炫目的文化之光。

选拔分唱歌唱戏、画图、识字朗读三部分。

唱歌唱戏选拔时，老侯和另外四个人选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并哼出了大部分，另外两个人也吼了几嗓“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都算过关了。一句也憋不出来的三个人遭淘汰。

画图这一关，县文化站焦站长要求“每人画一件考场里的东西”。老侯父母原来打算让他做个木匠，小时候下学后，老侯跟一位姓吴的秃子师傅拉过锯、放过线，也画过几笔草图，没有想到这次用上了。老侯选了最拿手的板凳画，算是过了。这一关又剔除了三个。

佐生父亲负责四选二的识字朗读部分。他选了当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社论让大家逐个来念，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得意扬扬地向新闻界叫嚣——逼近鸭绿江畔，以全胜战绩结束朝鲜战争。可是不到三年，一九五三年七月，美方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伟大的志愿军战士浴血参与和祖国后方如火如荼全力支援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载入史册……“瑟瑟畔茶”四字全部读错的两个人卷起铺盖回

村了，把瑟当必、畔当半来读的老侯和另外一个人光荣地成为了上蔡县第一批电影放映员。

“通关”的当天，老侯也见到了他的助手——发电员兼维修员石栓柱。长着四方脸的栓柱比老侯大九岁但没老侯高，一米六五的个头配上水桶腰，站在地上，真像一个拴牛套马的石柱子。栓柱过去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干过维修马车、汽灯和电话线路的活，有这样手艺的人，整个县城也找不出几个，所以这次直接被指定为发电员。栓柱不爱说话，但喜欢听别人讲，在家听老婆腊梅唠叨，过去在县党部没人理他，没事就蹲在大门口听看门的疤痢老霍说话。这一换工作，内心就怕一起工作的人不爱吱声。巧的是老侯自己喜欢讲话，但不喜欢别人整天叽叽喳喳。俩人的搭配应了《李双双》里喜旺的一句名言“天对葫芦地对瓢，人对缘法狗对毛”。

县里用五十斗大豆为每个放映组换了头泌阳驴。与新疆驴和德州驴相比，泌阳驴的食量小、耐粗饲、驮力大，毛泽亮滑，全身黑色只有眼圈、咀头和腹下三个区域呈粉白色，人见人爱，称“三白驴”。配给老侯的那头公驴，驮着二三百斤的东西一口气能走五六里。泌阳驴好处一大堆，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爱孤单喜热闹，出发、途中和到达地点后喜欢时不时吼上几嗓，尥上几蹄，算是补了栓柱的短处。

十月上旬，老侯和栓柱坐着大票车去开封参加电影培训班。后来老侯在回忆这一光辉时段时，开讲前总少不了的几句话是：开封是什么地方？古东京宋汴梁啊！那可是老戏里常唱的老包横铡陈世美匡扶正义、满门忠烈杨家将名传四方和赵匡胤黄袍加身当皇帝的开宗福地啊！在开封住了七天六夜，老侯在后来的电影放映中骗了三十年。

在开封，老侯学习了操作电影放映机和电影放映扩音机两门课，栓柱学习了电工基础和发电机发动。结业考试通过后，两人来到相

国寺前花两毛五照了张“哥俩好”，又凑足一块二跑到“天下第一楼”点了笼灌汤包和鲤鱼焙面，两个人心里想的一样，这次不照一张不尝一口，猴年马月才能再来省府呢？事实是，之后两人一辈子确实也没能再来开封或去与开封一样的大城市，当然这是后话。

如果较劲的话，老侯、栓柱当时去的开封已不算省府了，最多也只能算半个。省府的一半机关在老侯他们莅临古都汴梁时已西迁郑州了，老侯可能当时不知道，也可能明知道但不给人们讲。老侯他们再坐着上半身白下半身蓝的四轮票车回到县里时，他们自己也没有料到，今后的日子会像他们所放的电影一样热闹、精彩和曲折。

上蔡县亘古以来的第一场电影定在十月十八号这一天放映，地点选在县城城北卧桥，也就是佐生姥姥家的村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由县文化站焦站长亲自布置给了老侯放映组，放什么影片焦站长也定不了，得请示县里苗书记。

公署提供了四个拷贝，苏联的《攻克柏林》《易北河会师》和国产的《白毛女》《南征北战》。四选一对一般人来说是个难题，好在当过游击队长的苗书记有经验，采用排除法遴选影片，当年上级命令他从十几个日本岗楼中拔掉两三个，敲敲鬼子的猖狂，他用的就是排除法。

“两部外国影片里苏联人、美国人和德国人高鼻梁卷头发镶金牙，村里人哪见过，第一次放电影别吓了他们！”书记金口一开就排除了一半。接着问老侯两部国产片哪部热闹，老侯道是《南征北战》。苗书记呼腾一下从藤椅上跃了起来，猛拍一巴掌桌子，吓了老侯一跳：“就放《南征北战》，第一次放电影不图热闹图个啥？”

十月十六日，焦站长一个口信招来了佐生姥姥村子的合作社主任王大头。焦站长把放电影的事解释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王大头还是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道儿。

“焦大站长，您可得给俺说明白啥是电影啊，俺回去还得给两千口子人解释呢。”

焦站长接茬儿道：“你们村搭过土台唱过戏吧，人嘛嘴唱的戏叫人戏，电影不是真人唱的，是电流来回跳动着唱的，叫电戏。你今儿回去就讲，后天晚上在村里不演人戏，演场洋人发明的电戏。”走出焦站长办公室，大头主任实际上还是没搞清楚电影是什么东西。明天放电戏，对村里人不解释吧，显得自己见识少水平低；解释错了吧，就显得水平更低。

正当大头主任愁眉苦脸的时候，走在他身边的老侯问了个问题：“拉洋片您看过吧？”大头主任忙说看过。有一次在县城开会时，他掏两分钱拉了五个西洋景。

“看过就好解释了。”刚从开封培训回来的老侯有了底气，“洋片是人拉的，电戏是电拉的。”说到这里老侯顿了一下，又插了个问题：“大头主任，您说说，是人的动作快还是电的动作快？”

大头主任想了一会儿，回答：“人动作多快多慢不用说，就连俺庄的傻子吴赖渣也知道。电的动作快和慢我还真没见过。不过，我琢磨出一个事理来。”大头主任顿着不讲了。

“啥事理？主任您看看，一泡尿正哧哧响哩咋说停就停了？”老侯急了。

“俺兄弟，你想想，咱县城刚通电三年就电死了四个人，一年合一个还多，如果人的动作比电快，电还能逮着活人？所以，肯定是电快！”老侯听后点头大笑，心里感叹还是毛主席说得好，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对对，是电比人快，快得多。”老侯先肯定后，接着切入正题，“人拉的洋片拉一张停一下看一张，片和片之间没关系；电拉的洋片一张接一张一刻也不停，看上去洋片不就动起来了么？人就会跑了，鸟也会飞了，夏天也就会慢慢变成冬天了……”听完老侯的话加上

自己的联想，大头主任顿时觉得自己已经离电戏越来越近了。

老侯看到茅塞“微”开的大头主任，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开封的培训课上从北京电影学校请来的丁教授说过的话：“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不全对，在今后放映工作中要记住，你们面对的观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文盲，对他们来说，知识加例子才是力量。”简单的蒙太奇电影原理如果不通过拉洋片的例子，不要说半个小时，就是两个钟头也说不清啊！想到这里，老侯从心里更加钦佩戴金丝边眼镜，把蒙太奇写成洋字码 Montage（蒙太奇的法语原词）的丁教授。一个电影镜头还没放，光诠释电影就这么难，老侯越来越感受到任务的艰巨。

老侯对大头主任说，到我们工作房去喝杯茶水吧。所谓工作房实际上是由县文化站的老仓库改造的，处在文化站的后院，与男女公共厕所并排。老仓库被隔成三间，老侯所属的电影一组一间，电影二组一间，第三间两个组共用，养着两头毛驴。老侯给大头主任倒了一杯开水，介绍了一下正在喂驴的栓柱。

栓柱说：“王主任，您看看，这条件俺们自己还凑合，接待您就有点寒碜了。”“不孬不孬，俺合作社里就一间茅房，谁先占了另外一个人就得提着裤子到后面苞谷地里去。你这离厕所这么近，尿个泡拉个肚方便。”一阵大笑之后，三人谈好了碰头时间地点，大头说，俺今儿回去挨家挨户打招呼，后天日薄地平线咱们村西头公路上见。

十月十八号终于到了，卧桥村也到了！老侯、栓柱怎么也不会想象到眼前的情景：穿着新衣裳、新鞋帽的全村男女老幼全部聚集在村口，锣鼓一班、响器一班、舞狮子一班、扭秧歌一班分散两边，中间留着一条客人通道……老侯他们离村口还有两百来公尺，前方就乐声震天、鞭炮齐鸣。待走近人群，老侯、栓柱还意外地发现了

迎接队伍前边的两幅贴在被单上，被四个壮汉高举过头的标语。

左边：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电戏比人戏好。

右边：抗美援朝一胜利，卧桥人民看电影。

当大头主任紧紧握住老侯的手时，人群中掌声雷动。二十来岁的老侯虽然去过大城市开封，但这种场面哪儿见过，顿时双手颤抖，热泪满眶，张口无语……众目睽睽之下和鞭炮的余烟袅袅之中，栓柱像村子里被逮着的偷鸡贼，使劲勾下满脸通红的头，额头上铺满一排明亮的汗珠。倒是那头身上驮着放映机、发电机和银幕的泌阳驴，摇着尾巴，晃着头和着人群的欢笑一声接一声地嘶鸣……

吃过晚饭，大头主任领着老侯、栓柱来到了放映场。所谓的放映场，实际上就是夹在漾岗河与合作社院前的一片空旷地，在靠边的位置埋上了两根杨树杆子，中间挂着幕布，约二三个晒谷场大的场地里已经布满人头。有翘着屁股蹲在地上的，有盘着腿坐在自己布鞋上的，有坐在马扎上抽“一头粗一头细”烟卷的，有抱着膀子伸头探脑的，有一群一帮的闺女和小伙嬉笑逗打的，有一手蒜头一手窝头边吃边望的，有伸着头撅起屁股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找空位的……放映场地周边还挤满了卖甜秫秆的、炸爆米花的、切热豆腐的、拌酸凉粉的、收废铜烂铁的、购蝉蛹皮的、捏生泥人的、吹琉璃叶瞪儿的、修锅补盆的、换针换线的……

老侯用开封丁教授上课教的“横竖计数法”草草一估，道：“大头主任，这哪止两千人？！”

“这不是第一次放电戏嘛，俺对村里人讲了十来遍，甬告诉外村，咱们自己先尝个鲜，哪知道每家老娘都让自己的兔崽子转告了娘舅家，娘舅家又传到娘舅家，这么一传，人就多了点。”大头主任笑着回答。

这时候漾岗河桥面上仍然流动着向放映场涌来的人，个个满头

大汗，敞胸露怀，扛板凳的、提砖坯的、掂油灯的、举麻秆火的、肩驮小孩的、手搀老人的……栓柱问：“到底会来多少人？我好在树上选挂高音喇叭的位置。”

这个问题让谁回答都难。大头还是应了：“会来多少人？兄弟你别看我头大，就是再借给我一个这样的大头，我也估摸不清到底会来多少人！不过我告诉你个底数，刚才我让两个民兵数了数已经在场的，一个说七千五，一个说七千八。”

当栓柱拉好从发电机到摆放在场地中间放映桌间的电线，调整好喇叭的方向后，时间又过去了四十多分钟。整个放映场已经水泄不通，鸟飞不进。合作社的窗户上、墙头上，放映场四边的老榆树上全都歪歪扭扭爬满了小孩，漾岗河桥面上也脚尖对脚跟塞满了人，恐怕再多一个人也进不来了。看来，今晚电戏开始的时辰到了！

“通电！”老侯洪亮干脆的命令一下，栓柱就用力合上了开关！

刷，用竹竿挂在放映桌上方的一百多瓦的白炽灯泡亮了！

“哎呀！”全场惊叫声一片！过去卧桥人民见过的晚间最亮的东西，天上的要数月亮，地上的就是哧哧响的汽灯，那还是八年前国民党胡璉的十一师驻扎在这里时点的。哪儿见过这种个头比汽灯小，却比汽灯还晃眼的东西！

“乡亲们，你们知道这是啥灯吗？”大头主任手举竹编纸糊的扩音筒，指着灯泡发问，见全场没有人回答，“电——灯！”大头自喊了一声。

“国民党十一师的汽灯亮吧？亮！但咱们共产党的电灯咋样？更亮！”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老侯、栓柱也都使劲拍手，心里实在佩服这个时常自嘲“蚂蚁尿在字典上——识不了俩字”的王大头。

“乡亲们，电戏马上开始，我先讲两句。”大头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下老侯，算是征求意见，老侯忙点头。

“县里苗书记和文化站焦站长关心咱们卧桥村的生产和文化生活，特地派两位公家人撅着屁股走了十几里地来到咱村放电戏，老少爷们还不欢迎欢迎！”又是一阵如雷贯耳的掌声，震得挂在竹竿上的灯泡左右摇曳。

大头主任又讲了一段话，内容大致是电戏不是人戏，但是比人戏更精彩。县里把这么精彩的戏先从我们卧桥村开始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卧桥村的人不赖，生产也不赖！我们今后还要好好干，让县里今后其他种类的戏也先从我们村演起！接着大头作为主任宣布了两条看电影的注意事项：

“第一，大家不能挤，苗书记和焦站长说了，如果挤伤一个人，卧桥村今后甬再想看电戏。第二，不能摸电影机、发电机和地上拉过来的电线，上面带着高压电，谁摸谁倒霉，这三年咱县已经打死了四个。不光这些东西不能碰，两根杨树杆子和挂在中间的白布也不能摸，高压电从一根杆子经过白布传到另一根上，谁摸把谁吸上去！”

大头讲的这两点，是与老侯事先商量好的，但第二点中杨树杆子和银幕带电的解释，是大头主任触景生情或者说触类旁通临时联想起来的，老侯和栓柱想笑，但没敢出声。

最后王大头严肃地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条，看电戏时任何人不能放响屁，更不能放臭屁，影响放映效果；第二条，看电戏人多，任何人不能抽烟，当然啦，除了放电戏的先生和我；第三条，看电戏时男女堆在一起，不能揪大闺女的头发，更不能掐人家小媳妇的屁股。”人群中一阵哄笑。

“现在请县里派来的放电戏的先生讲话！”大头把扩音筒递给了老侯，老侯起立，大头坐下，整个过程掌声一片。

“卧桥村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先纠正刚才大头主任的一个说法，我不是焦站长派来的，也不是苗书记派来的。”说到这里，老侯

停顿了下来，眼睛从左至右慢慢地扫了一遍电影场。

整个电影放映场寂静万分，几千名来看电戏的人焦急地等待着答案。

“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这句话老侯不是说出来的，是一字一字喊出来的。老侯的喊声刚落，就像一根点着的火柴扔进了汽油桶，整个放映场轰然燃烧起来了！原来坐在地上的人站了起来，原来站着的人跳了起来。潮水般的欢呼声和震耳欲聋的掌声划破了寂静的乡村夜空，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老侯后来说，他一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再也没有说出比这更有力量的话语。

那一夜，老侯后来又讲了两三段话才开始放映。由于第一句话影响太大，关于他后面讲话的内容，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地记住。

当放映桌上的白炽灯忽然闪烁一灭，顷刻间全场鸦雀无声，万籁俱寂，万目向前。随着放映机咔咔的声响，两个脸盆般大小的轮盘缓缓转动，一束由暗变亮、由细变粗的光柱直直地延伸到前方，稳稳地打在了白布上，人们屏住呼吸，伸长脖颈，瞪大眼珠，等待着电戏《南征北战》的开场！

当银幕上英俊的高营长和斜挎盒子炮、留着齐耳短发、英姿飒爽的女村长赵玉敏出现时，银幕下掌声一片。

当凶狠的张军长和五短身材的李军长登场亮相时，人人用手指指着银幕，嘴里骂声连连。

当银幕上出现解放军为抢占摩天岭奋力向上攀登的镜头时，有人使劲鼓掌，还有人大声吆喝：“快啊，快一点啊！”

当国民党的部队开着坦克、坐着汽车行进在增援途中时，观众中一片骂声，甚至有好几个人用土块、树枝砸向银幕。